

母亲都是好演员

□杨金坤

“你演妈妈美佳，我演朵朵。”刚看完动画片《萌鸡小队》的外孙女哈哈对她妈妈说。

她妈妈立刻戏精上身，两条胳膊别向身后并双手微展充当翅膀，双脚外分，走起路来后翘的臀部左右摇摆，不时地用嘴梳理一下身上的羽毛，停住后一只脚向后刨一刨，喊一声：“孩子们！”声音惟妙惟肖。

“妈妈演得太好了！”三岁的哈哈拍手叫好。妻子笑得合不拢嘴，对我说：“你女儿真是个好演员。”“你难道不也是个好演员吗？”妻子的这句话，让我想起了女儿上大学时的一件事，反问道。

女儿大四时，妻子跳广场舞摔了一跤，右小腿骨折，送到医院后，打了石膏并住院治疗。住院那段时间，妻子怕女儿知道她骨折回来看她耽误学业。女儿找她，妻子就让

我和女儿说，妈妈上街跳舞去了，忘了带手机，妈妈的手机没流量了，不能视频了，有什么事打电话。

大约一个礼拜后，女儿起了疑心，打电话无论如何要和她视频。妻子赶快脱了病号服，让我扶着站在病床边。“你这孩子真不懂事，你张姨住院，我正和你爸爸探望，你非得视频。”妻子说着，故意把手机在病房里来回扫了一圈，然后又把手机转过来，紧紧对着自己的脸和上半身。“妈，你没事吧？”女儿不放心地问。“我怎么可能有事，除了吃饭睡觉就是跳舞，身体壮得像头牛。”妻子说着举了举左拳。“好了，不和你视频了，我得和你张姨说会儿话。”妻子说完关了视频，一屁股坐在床上。“你可真是个好演员！”看着疼得满头大汗的妻子，我心疼地说。

我在部队时，记得老连长曾说

过这样一句话：“母亲是天下最好的演员，因为她不是用演技而是用爱在表演。”半年前，老连长回家探亲，他73岁的母亲每天给他变着花样做他爱吃的饭菜，连着七天不带重样。老连长回部队后，不到一个月，就接到母亲病逝的电报。在母亲的葬礼上，老连长才得知，母亲几个月前就检查出得了肝癌。老连长深深自责，不是说肝癌最疼吗？为什么探亲时就没有发现母亲有一丁点痛苦的表情，而是一直笑吟吟地看着自己吃饭、睡觉？后来，老连长想通了，不是自己粗心，而是母亲演得好，因为母亲在用生命表演。

无论是年轻的母亲、中年的母亲还是老年的母亲，她们都是好演员，因为她们时刻明白自己是个母亲，因为她们有着自己从来没有意识到的坚强，因为她们心里有爱，她们总是能在子女面前，用爱演好自己的角色。

父亲的眼镜在哪

□鲍海英

母亲进城帮我带孩子后，父亲就一个人留在老家独自生活。没有了母亲照料，为了怕他找东西困难，我隔三差五回家看他时，就会把他需要用的东西，放在他最显眼的地方。可即使这样，父亲有时还是会为找不着自己的东西而苦恼。

有天中午，我刚下班回家吃饭，接到父亲打来的电话，说他的老花镜找不到了。父亲戴老花镜已有五六年，没有老花镜，他寸步难行，更别说看书、看手机了。以前，我和母亲在家时，父亲要是说什么东西找不到，我们一定会帮他找到，可现在我们又不在家，家里只有他一个人，怎么办？想到父亲找不到老花镜肯定焦急万分，我立即丢下饭碗，对老公说：“爸一个人在家，没有老花镜可不行，我们饭后就去买一副老花镜，下午就给他送去。”只见老公不急不慢地说：“急什么，老花镜肯定被他放在哪里了，你把电话给我，我来给爸说。”

父亲年纪大了，既然他说找不着老花镜，那他肯定已找过家里的每个角落了。难道老公是赛诸葛，他有千里眼，他知道父亲的老花镜丢在了哪里？见老公不肯随我去买老花镜，我索性饭也不吃了，气呼呼地转身从餐厅进了客厅。

不一会儿，我听见餐厅里的老公拨通了父亲的电话，笑着说：“爸，你的老花镜不见了？哦，别急，你把写字台下面的第三个抽屉打开，你找找看，老花镜一定在那第三个抽屉里。”

过了一会儿，只听见老公的电话响了，是父亲打来的，父亲兴奋地对老公说：“哎呀，人老了，记性真不行了，也不知怎么搞的，我什么时候把眼镜放在写字台下面的抽屉里，真是怪了。”

听到父亲果真按照老公讲的在写字台下面的第三个抽屉里找到了眼镜，我将信将疑。这简直就是一个谜，不由得让我睁大了眼睛，直夸老公真是赛诸葛。

此事过去没两天，我又接到父亲的电话，父亲说：“闺女，不知怎么回事，昨晚我收拾床单时，发现床里面有一副和我一模一样的老花镜，我现在想起来了，床里面的这副，正是我前几天丢了的那副眼镜，那前几天我在抽屉里找到的那副，不知是谁的？怎么家里还有一副一模一样的眼镜？”

父亲的话，把我说得一头雾水。老公一把抢过我的手机对父亲说：“爸，那写字台抽屉里的眼镜，也是您的。妈进城帮我们带孩子后，我怕您找不着眼镜，专门为您配了三副老花镜，我没有告诉您，还有一副，我悄悄放在您的床头柜里了，您要是哪天找不着眼镜了，去床头柜里取就是了。”

老公哪里是赛诸葛呀，谜底的真相终于揭开。想不到，他为父亲考虑得如此周到。那一刻，我仿佛感受到了电话那头的父亲，一定在为细心周到的老公，感动着、幸福着。

82岁老人 向市老年大学 捐赠张謇塑像

□李斌摄

崇川区虹桥小学第一任校长、退休后在市老年大学任综合系主任12年，如今82岁的孙陈达老人，在即将告别老年大学之际，特向学校捐赠张謇塑像。去年12月30日，市老年大学向孙陈达颁发了捐赠证书，并举行塑像落成仪式。



母亲的旧日记

□彭佩

周末回家看望父母，一进家门就看见母亲在家里翻找着什么，脸上写满了焦急。

我说：“妈，你是在找钱包还是存折，这么急？”母亲不停地埋怨：“我放在床头的日记本不知被你爸收到哪里去了，要是被他当废书卖掉了，我准跟他没完！”母亲说着说着，眼里竟然有了泪。

“别急别急，你问问爸不就知道了。”我在一旁安慰。“你爸一早就出去了，手机也忘在了家里！”母亲越说越激动，小声地抽泣起来。

正说着，门开了，父亲哼着小曲儿从外面进来。“爸，你拿了妈放在床头的日记本没有？”“在我这里呀！”父亲把手里那本旧得快要散架的日记本朝我扬了扬。

“你一大早把我的日记本拿去

干啥？”母亲看见那日记本还在，立刻破涕为笑。“这好几十年前的日记本，烂得都要快成文物了，哪里经得住你天天翻。所以，我早上就拿来打印店让人家帮着扫描到了我的U盘里，即使哪天日记本‘寿终正寝’，里面的内容还可以原封不动地保存下来。”父亲一边说着，一边识趣地拿纸巾给母亲擦拭着眼角的泪。

看着父母恩爱的样子，日记本里记载的内容让我越发好奇。

“1974年3月2日，凌晨2点，女儿雪雪平安来到这个世界，身长46厘米，体重6月4两……”

“1978年5月6日，两岁半的儿子冬冬喊出了第一声妈妈，小笨蛋不是小哑巴……”

“1986年4月9日，孩子爸顺利调入了厂里的运输队，再也不用在

车房间里‘三班倒’，烧锅炉了……”

“1993年7月18日，雪雪收到大学通知书……”

“2000年2月9日，冬冬结婚了，我太高兴了……”

我跳着页码翻看了几页，心里涌起一阵温暖与感动。作为日记本里的主角之一，我虽然无法完全体味当年母亲写下那些文字时的内心世界，但我分明读懂了一位妻子、一位母亲对她的丈夫、她的儿女们深深的爱。

我想，青春岁月里的母亲，是断然不会细想到多年以后会以怎样一种心情在轻浅的笔迹里与从前的自己相逢。可她不经意间用笔下盛开的鲜花，驻留住了关于一个温暖家庭的独家记忆。在那里，有她和家人最美好、最温馨的过往。合上笔记本，我感觉眼角湿湿的，是泪。

